

路在脚下：乡村小学校训的问题检视及路径选择

何晗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学校在乡土文化挖掘、传承与发展中承担着不可回避的责任与使命，而校训作为一所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凝练着学校的办学方向，彰显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育人目标，理应与乡土文化传承和乡村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但在搜集、整理 H 省 242 所乡村小学校训的过程中发现乡村小学校训与乡土文化“渐行渐远”，乡村学校文化根基的缺失不仅使乡村学校在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中被边缘化，更让乡村孩子们的精神“无所归依”，身份认同也产生危机。乡村小学校训的路在何方？是城市化？还是本土化？通过对乡村小学校训价值取向的乡土文化背离、制定过程的乡村主体缺失、实践过程的乡土割裂危机的问题检视，提出明确传承乡土文化的使命担当、打造有乡土特色的校训体系、秉持“在农为农”的主体意识三个方面重构乡村小学校训的路径选择，以期实现乡村小学校训建设与乡村文化传承的同频共振。

关键词：乡村小学；校训；乡土文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央一号文件也将“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2021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并就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以及组织振兴做出详细周密的部署规划^[1]。在落实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学校无论作为乡村社会的文化“绿洲”还是人才培养的“重地”都彰显着教育的政治属性、战略属性和民生属性，乡村文化如何助推学校文化的特色建设？学校文化如何反哺乡村文化振兴？通过对 H 省 242 所乡村小学校训的分析来理解其作用机制和发展逻辑，助力乡村教育及乡村高质量发展。

一、乡村小学校训的历史回望

乡村小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史，而校训作为学校精神凝练表达，其演变轨迹深刻映射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与价值导向。校训自古以来便有。“学校为训育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建之地”^[2]，但真正意义上的校训则是随着近代教育的开始而出现。

民国时期，由陶行知、梁漱溟等教育家发起的乡村教育运动提倡培养兼具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的乡村建设人才，如晏阳初创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学校，以“除文盲、做新民”为训，既承载文化启蒙使命，又蕴含社会改造理想。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小学校训建设呈现鲜明的政治导向与集体主义色彩，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成为乡村小学的精神指引，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改

革开放后，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乡村小学校训逐渐融入创新、实践等元素，强调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进入 21 世纪，在乡村振兴战略与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背景下，乡村小学校训建设更趋多元化和个性化，部分学校立足地域文化特色，将非遗文化、乡土精神融入校训，激励学生热爱家乡，部分学校则引入国际化视野，培养适应时代变革的新型乡村人才。

从启蒙救亡到文化传承的逻辑转变，从政治引领到个性发展的实践转向，可见乡村小学校训的演变不仅是教育理念更迭的见证，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明转型的缩影，为当代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镜鉴。

二、基于 H 省 242 份乡村小学校训的文本分析

为了解 H 省乡村小学校训的建设情况，通过文献、问卷搜集到 H 省 256 所乡村小学校训，并从中筛选出 242 份有效文本，对其结构和内涵进行分析，可以窥探到 H 省乡村小学校训呈现的省域特点。

（一）文本结构

在描述校训文本结构时，一般采用“几句几字”式，“字”指校训中总共包含的汉字数量，“句”指校训包含几部分。如“团结进取，求实创新”属于二句八字式，“文明诚信博学奋进”属于四句八字式。搜集到的 242 所乡村小学校训主要为二句八字式和四句八字式（如表 1 所示）。

无论是一句结构还是多句结构，大多数校训讲究对称工整，一句结构的校训简洁明了，如“明德博学”“向上”，多取自文化古籍，寄托了对学生基本道德修养的要求和期望。四句结构的校训比例较大，从统计的

表 1 乡村小学校训

句数	字数	数量	占比
一句	二字 (1)、四字 (8)、六字 (1)、七字 (6)、八字 (3)、十二字 (1)	20	8.2%
二句	四字 (1)、六字 (2)、八字 (79)、十字 (5)、十二字 (5)、十三字 (1)、十四字 (2)	95	39.3%
三句	六字 (4)、九字 (3)、十二字 (3)、十六字 (1)、十八字 (2)	13	5.4%
四句	四字 (1)、八字 (100)、十二字 (4)、十六字 (5)	110	45.5%
五句	五字 (1)	1	0.4%
六句	十二字 (2)	2	0.8%
七句	十四字 (1)	1	0.4%

数据来看,有110所学校采用此种表达方式,其中有四句八字式最多,如“诚信尚礼厚德博学”,还有四句四字式“文、行、忠、信”、四句十二字式“会求知,学做事,能共处,求生存”、四句十六字式“勤学乐思,团结拼搏,自信自律,自强不息”等。二句结构校训数量次之,主要包括二句四字式“求实、求趣”、二句六字式“积跬步,致千里”、二句十字式“以乡土为根,树有根的人”等。比较而言,一句话结构兼具形式和特色之美,更能够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学校的办学理念和育人目标,如“每天进步一点点”“成就最精彩的自己”。

(二) 文本内涵

就目前样本分析而言,校训内涵有以下三个维度的呈现:道德品质、行为规范、治校办学。如表2所示,在对样本校训进行字频和词频统计发现频次最多的字是“德”(69次),由此看来,校训内容始终坚持“德”为先,并且其内容大多从传统文化典籍中择选而出,聚焦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如“厚德博学”“厚德至善”“明礼诚信”“修身立德”等,这符合“立德树人”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办学要求。

表 2 校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前 5 个字统计表

字	次数
德	69
学	67
明	64
新	43
博	41

在行为规范方面最为强调勤奋(26),其次是文明(19),最后是求实(15),何为“勤奋”?即勤勉上进,积极进取,“让每一天都有进步”;何为“文明”?即要“心中有规矩,做事有标准”,做到“正心雅行”;何为“求实”?即要求“知行合一”,“说阳光话,办阳光事,做阳光人”,这些都是对教师乃

至学生在行事方面作出的要求。

校训对治校办学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要求,如表3所示,如“创新(37次)”“博学(29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既要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校训在治校办学上对师生,尤其是对学生提出规训与引领,学生要学会、乐学、善学,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教师应会教、善教、乐教,能够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在新课堂教学改革中落实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必备品格、关键能力和正确价值观。

表 3 校训使用频率最高的前 5 个词统计表

字	次数
创新	37
博学	29
勤奋	26
厚德	23
团结	20

三、H省乡村小学校训的问题检视

自“文化立校”以来,学校普遍重视校训建设,以校训为核心塑造学校的文化形象、培植学校的文化内涵也成为各学校的工作重心。但不少乡村小学为校训而校训,或择名家名言,或“向城市看齐”,或“拿来主义”,少有或没有“形神兼备”的好校训,那么乡村小学校训在乡村教育式微的悲观以及乡村教育振兴号召的双向挤压下,在城市文化倾轧以及乡村文化凋敝的对立困境中,乡村教育如何走向文化自觉,有必要对已有校训建设情况进行审慎的叩问与反思。

(一) 价值取向的乡土文化背离

文化影响教育,教育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体现,教育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活动,与文化层层相因,袭袭相联,其制约着教育的价值、内容、方法,制约着教育的全过程。农村学校的文化也应该立足于乡村,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才是乡村教育的生存土壤和精神食粮^[3]。校训作为学校文化表现的一种形式,其产生受

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时代社会背景以及与教育教学活动有关的一切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纯粹“价值无涉”的校训是不存在的，它不是人为的随意设定，而是多重因素长期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结果^[4]。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乡村学校成为城市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以城市为榜样，学习城市的建筑、学习城市的课程，学习城市的校训，认为某一所学校的校训好就拿来用或者稍作修改，在研究样本中每一所学校的地理位置、学校规模、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校训却在文本和内涵上与城市学校别无二致，仅有为数不多的2所学校“扎根乡村沃土，奠基坚实人生”“以乡土为根，树有根的人”体现乡村元素，可见“乡村教育走错了路”^[5]。

（二）制定过程的乡村主体缺失

乡村学校作为乡村社会的文化枢纽，其文化功能具有双重辐射性：既塑造学生的精神世界，又滋养村民的文化生活，堪称乡村社会最后的文化堡垒。这种特殊属性决定了乡村学校的办学理念必须深深扎根于本土土壤，而校训作为学校精神的集中凝练，其制定过程更应打破教育者单方面决策的闭环，让乡村主体真正参与其中。鉴于此，校训不能是“一家之言”，不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主张，尤其当下校长的频繁变动、更换可能导致校训的“朝令夕改”，使校训缺少“一以贯之”的延续性。校训本是面向全体师生，为了全体师生，由师生共同提出的对教师和学生具有约束和引导作用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但在建设过程中未能融入学生、教师，以及家长与乡村的希冀与企盼，造成校训应然的片面与实然的低效，产生诸如“这是要求学生的，和我们没有关系”“这不是制定给学生看的吗？”“这事应该由领导班子决定”“学校的校训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等诸如此类的旁观者、局外人态度的回应，导致校训未能“从群众中来”，其功能也不能“到群众中去”，直接影响校训的实施以及校训在学校场域、文化场域内的反哺作用^[6]。

（三）实践过程的乡土割裂危机

校训作为学校教育哲学的凝练表达，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与教育教学工作的深度融合，实现从符号象征到实践范式的转化。然而，乡村小学校训普遍存在与教育实践体系的结构性脱节。在回答“为什么要制定校训”这一问题时，75%的校长给出“别的学校有校训我们也要有”“这是考核学校的一项内容，必须得有”的一系列回答。可见学校领导者并未思考和触及校训建设的深层逻辑和功能体系，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和释放校训的价值。如在课程建设与实施方面，常

规教学内容缺乏与校训内涵的衔接，校本课程开发未能链接校训内涵，或设计零散，缺乏系统规划。在教学管理制度方面，教学评价体系未能与校训内涵形成有效协同，教师转化能力薄弱，不能或较少开展校训主题活动，由此导致教师、学生、家长对校训的认知度偏低，社会认同度不足^[7]。

由此可见，校训虽被提出，可其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未能有效嵌入学校培育人体系，校训作为精神内核未能统摄教育实践，其文化势能在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过程中出现衰减，最终造成校训的象征意义与教育实效的割裂。

三、乡村小学校训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明确传承乡土文化的使命担当

乡村学校肩负着铸魂育人、传承文化、传播文明的重要使命，作为乡土文化的核心枢纽，乡村学校天然是传承与发展乡土文明的最优载体；而校训作为学校文化的价值导向，直接引领着学校的办学方向与育人目标。因此，在校训制定过程中，需将乡土文化与学校文化深度融合、有机统一——既要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活动等“有形”载体，更要依托校园氛围、精神熏陶等“无声”浸润，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深化对乡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进而激发内心深处热爱乡土、眷恋家乡的真挚情感。唯有如此，师生才能主动担当、各尽其能，积极投身乡土文化的建设与保护，激活乡土文化的内生“造血”机制，为乡土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见效提供坚实支撑。

（二）打造有乡土特色的校训体系

乡村学校校训绝非“价值无涉”的空洞表达，亦非盲目跟风的“人云亦云”，而需走出一条扎根乡土、独具特色的体系建设。首先，要明晰学校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基因，这是校训得以生根发芽、焕发生机的丰沃土壤，在此基础上锚定自身的文化根脉，使校训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次，要紧扣农村教育的现实追求，既要因地制宜地充分挖掘乡土教育资源、利用本土文化元素，又要守成创新地不断丰富教育内涵，彰显学校独特的文化标识与育人底色。更关键的是，校训建设不能停留在文本层面的“乡村味”，更需将其精神内涵深度融入学校培养目标、教学管理、课程开发、活动仪式、学生评价等教育教学实践各环节。唯有此，才能让乡村孩子在熟悉的田野风光、民俗活动与课堂场景中自然而然地树立文化认同与自信、探寻成长的价值和路径，让校训真正从“墙上文字”变成“成长养分”。

(三) 秉持“在农为农”的主体意识

学校是师生成长的主阵地，其本质价值与核心功能在于推动乡村师生的共同发展；但乡村学校的功能定位，绝非仅停留在内向性的师生生命共同建构，更需承载外向性的乡村区域共生使命，这正是“在农为农”的核心要义。学校在校训制定与实施中，需锚定“在农为农”的主体意识：一方面引导乡村师生、本土乡民以主人翁姿态参与校训建设，让校训的孕育过程成为共绘家校社协同、乡村发展共同愿景的过程；另一方面推动校训实施从“学校单主体执行”转向“校、师、生、乡多元协同”，从“被动遵循”转为“主动悦纳”，最终让校训成为乡村师生、本土乡民自觉认同并内化的个人追求与团体目标。

在此基础上，更需以校训精神为引领，激活教师“为农育人”的内在动力，将“在农为农”的理念贯穿于乡村学校育人实践、教学管理、课程建设的全环节，层层递进、久久为功，使校训真正成为乡村多元主体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为乡村发展持续注入精神力量。

四、结语

校训作为学校的精神内核，不仅彰显办学理念与核心价值、引领学校文化建设，更在教育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化再生产场域”中，深刻影响着教育场域的文化导向——其对师生、社区的规范与浸润，本质上是文化话语权的传递与文化认同的建构，直接关系到乡村文化能否在教育场域中避免边缘化，并且远离“城市中心主义”。对于乡村小学而言，校训建设需以回

应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与社区发展的多元需求为前提，这既是教育功能论的必然要求，也是避免学校文化功能与乡村社会需求错位、防止乡村学校沦为“城市教育复制品”的关键。

因此，乡村小学校训不仅要把握时代教育脉搏，更需锚定原生性与乡土性。在理念层面扎根学校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地方性知识，在实践层面建构“教育者—村民—学生”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推动乡村学校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的文化建构，为乡村社会的文化传承与振兴注入持久精神动能。

参考文献：

- [1] 侯琳.《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解读[J].农村实用技术,2023(10):76-77.
- [2] 顾明远.中国教育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 [3] 肖正德,谷亚.农村教育到底为了谁?——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研究述评[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9(6):24-28.
- [4] 凡勇昆,邬志辉.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文化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30(4):26-30.
- [5] 方健华.当前校训问题检视与应然追求[J].中国教育学刊,2011(10):35-38.
- [6] 张肖燕.乙省小学校训的规训与引领价值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21.
- [7] 刘庆华.校训语言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8.